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
资料室

关于乾嘉学派的学术通信

俊义同志：

来信早已收见，因课忙，今天才得复信，实在抱歉。去年北戴河一会，听到您的和其他同志的研究成果，得益非浅，学习到不少东西，您在信中对我的过奖实在不敢当。我对于清史只能算是一知半解。可是对乾嘉学派则很早就有了解，这是因为我的父亲是老北大的研究生，是黄侃先生的学生，所以从我记事起，在家中读四书五经时，就接触到乾嘉学派的古韵学，古文字学和见识过一些乾嘉学派的末流人物，比如沈兼士、王孝鱼、马衡、马建伯等先辈，当时虽然不知乾嘉学派为何物，但当时所知世间唯一的学问就是这些人和这些书。稍大就开始读《文字蒙术》或《说文解字》之类的东西，后来读到几种清代考据学家的典型作品，尤其是一些经注，当时觉得实在佩服，尤其是王氏父子的东西，觉得考证的方法是最科学的了。又后来看了胡适的东西或王国维的东西，觉得要比考据学派的东西还要高明得多。记得在大学历史系读书时对王鸣盛、钱大昕、赵翼诸人的历史考证学，很佩服，也极力想学习他们。

我所以讲这段故事，是因为我对乾嘉学派虽然熟习些，但是并不理解它。解放后，自己学了点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立场方法之后，又常常觉得乾嘉考据学的方法论根本无法和辩证唯物主义的方法论相比，于是又轻视了它，曾强调过乾嘉学派的落后的一面和被清廷所利用的一面。现在看起来这些片面的认识都不是历史主义的，也不是马克思主义的。

您在去年北戴河会上提出的那篇论文，我已经拜读过了，很有启发，但同时也有些不同的看法。我觉得乾嘉学派产生的社会根源，主要的恐怕不在于清代康雍乾三代的“盛世”的经济基础。这是因为在中国历史上凡是经济恢复发展的时期，不一定产生考据学派，在中国封建社会中汉、唐都有经济繁荣时期，但是它产生不了考据学派。我觉得清前期的社会经济的繁荣只不过是产生考据学派的一些客观条件之一。至少它和考据学派产生的联系不是太大的。我在会上说过一个意见，就是要把考据学派或乾嘉学派放到一定的历史时期去考察。我认为考据学派无论中外，都是产生在资本主义萌芽的历史阶段中，它本身应该是近世启蒙运动的一部分。虽然中外考据学的特点不同，但是它产生的时代意义则是相同的。清代的考据学派与欧洲的经院学派和启蒙学派的分野一样，也是分为两派的，一派即所谓吴派，一派为皖派。乾嘉学派的末流是经院派，即为考据而考据，而考据学派的主流应是启蒙派，我认为戴震所以值得重视，就在于他是一位启蒙学者。他们是为了社会改革才去考据的。许多人认为南海圣人康有为是今文家，与考据家不同，但是他仍然是考据学派中的启蒙派，他的《孔子改制考》、《大同书》之类就是用的考据学派的方法，去搞“托古改制”之实的。

如果说清廷利用考据学派去巩固统治，某些考据学者为清朝民族统治去粉饰太平的话，那恐怕这些考据学派应该是该派中的经院派。

研究一下考据学派和自然科学方法论关系是个很好的题目；研究一下乾嘉学派中的各种学术的分野，也是很有意思的；研究社会意识形态、学术思想的相对独立性问题，恐怕比仅仅用社会经济基础提供的条件去说明乾嘉学派的形成，可能要更清楚些。

上面我写的这篇谬论，实在不成样子，仅仅提供您参考，千万不要出以示人。因为它实在不成熟，也欠工夫。

祝好！　　　　　　　　李洵　1983.1.11

李　洵同志：

近来好！从去年的天津的《中国历史大辞典》编辑会，到今年北戴河的清史学术讨论会，有缘多次向您求教，聆听教益，深感您学识渊博，治学严谨，您那晦人不倦，诚挚待人的长者之风，也使我受到鞭策和激励。

我提交北戴河会上的那篇习作：《康乾盛世与乾嘉学派——兼论乾嘉学派的流派及其评价》，不知您审阅否？原想在会议期间，就文中的观点内容以及乾嘉学派的有关问题，认真听听您的指教，奈会议时间短，内容多，同行往来，川流不息，来去匆匆，想要交谈的问题竟未及深入探讨。因于会后呈写此信，再作讨教。

乾嘉学派在清代较长一段时期内是居支配地位的学术思潮，对其产生兴盛的原因，长时期来多简单地归结为清廷大兴文字狱，实行民族高压政策的结果。我认为对一种学术思潮的产生形成和发展，理应从当时的政治、经济诸方面的条件，进行综合考察。原有的传统看法，似缺乏足够的说服力。明代也兴文字狱，但明代并未盛行考据学派。因而，我试图从康乾时期清朝政治上的稳定统一、社会经济的发展繁荣、统治者对封建学术的大力提倡等方面分析该学派的产生和兴盛。不知这些想法和看法是否妥当。

同时，我还觉得同属乾嘉学派的学者，又有不同的流派和分野，各自的学术思想内容及社会影响也不同，研究他们的学术思想对之进行历史评价时，应该根据不同情况，作出具体分析，不能一概而论。但长时期来，对于乾嘉学派的研究，却存在着笼统地肯定与否定的倾向，这在不同阶段有不同的倾向性反映。不知您是否有这样的感觉。我们的国家和民族，历史悠久，有着光辉灿烂的文化，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批判地继承历史遗产，是发展社会主义新文化，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乾嘉学派也是一笔宝贵的历史遗产，从正确地、科学地对待历史遗产的角度看，直到粉碎"四人邦"之前，对这一学派的研究和评价，似存在一味否定的片面倾向，妨碍了人们对该学派进行科学地、深入地研究，以致于这方面重要的研究成果并不多见。近几年来，清史研究日趋活跃，但和其它断代史相比较，清代历史的研究仍属薄弱，而清代学术思想的研究状况，则又是清史研究中更为薄弱的环节。这种现象和状况，我想应该通过清史学界以及从事思想史研究的同行们的共同努力，逐步加以扭转。

基于上述认识，我想在今后较长时期内，将自己的精力集中于清代学术思想，特别是关于乾嘉学派的学习和研究。当然，我深知自己的基础差，根底浅，欲钻研乾嘉学派，却必须在文字、声韵、校勘等方面具备一定的基本训练，而今已人到中年，只有边补课、边学习、边研究，也期望得到您和更多的老师与同志们的帮助指导。您研究明清史已有多年，我开始阅读清史方面的书籍，就是从学习您的《明清史》入手的。在您看来，对于乾嘉学派有哪些问题值得进一步深入研究，恳请赐教！

敬祝

教安

俊义

1981年12月20日